

吴风越雨

仓下秋兴

| 刘川文 |

仓下是个地名,如今是一所初级中学学校名,在云林街道辖地。人说仓下校园里有三宝:宋代石桥、文昌阁和古银杏。

清秋时节,我走进了这个令人向往,又易让人遐想的美丽校园。果真名不虚传,校园里的旧迹遗存给人以沉沉的沧桑感,置身其间,不由得生出思古追贤之情。

“飞虹桥”可谓至宝,在校园最南端,是一座平板石梁桥,看上去端庄敦实,结构和谐,桥身和桥栏都由紫褐色的石头组成。桥北矗立的石碑昭示,这是千年古桥,桥面上两块武康石条,竟然还是宋代原物。由资料获知,武康石产于浙江德清,“采石始于唐,盛于两宋”。此石属于火山喷出岩中的熔结凝灰岩,一经风雨侵蚀,就会氧化成淡淡的紫色,而紫色象征祥瑞,它被广泛应用于江南的建筑和园林,也就自然而然了。可一所建校才七十年的校园,怎会存此古桥?原来,仓下中学的前身,曾是千年以来几经毁兴的江南名刹祇陀寺,石桥即是寺院山门前的桥梁。尤为可喜的是,地方政府十几年前斥资维护时,依然选用武康紫石作为修缮之材,充分体现了保护文物修旧如旧的良苦用心。

校园内另一古桥曰“香花桥”,是一座金山石桥,据说原在寺院的金刚殿后,两侧有“放生池”。放生池是所有寺院不可或缺的设施,善男信女们可将鱼、龟等水生动物放养其中,以求积德。如今,只有小桥东侧的池面尚存。停步于此,古人畅游寺院后“恍在放生池上坐,抛残香饭听湖钟”的那般意境便生生地浮现出来。

香花桥西边,便是另一宝“文昌阁”了,一座两层的亭式楼阁。校长说,此阁原为寺院“藏经楼”,后来才改成“文昌阁”的。有同访的学者说,就叫文昌阁好哇!确实,与学校匹配,叫文昌阁岂不更为妥帖,学子知书达礼、文运亨通,地方人才辈出、文风昌盛,不正是我们教育的孜孜追求吗?

文昌阁旁粗枝参天的古银杏,平添了校园的高古氛围。银杏也分雌雄,雄者伟岸,雌者肥硕,虽然未及辨识,但这棵古树无论雄雌,春绿冬枯,夏荫秋色,都是学校的无价之宝。天下古庙名刹,大都植有银杏。故明人在《重修祇陀寺记》中有言:“凡物可猝致,唯乔木不可猝之。邑古刹中能存千百年古木者,唯独祇陀寺。”因此,即使有人对古桥和阁的原真性提出存疑,古银杏便是仓下校园即祇陀寺旧

址的过硬佐证之一。

又闻文昌阁后曾有“听秋轩”。如此,这里便与生于祇陀寺旁长大厦村的元末高士倪云林有了不可分割的关联。有专家考证,云林四十来岁时,在祇陀寺西构筑私家园林,平地造园,掇山理水,中辟广沼,复石成坡,沼南建三层方塔形楼阁,四面开窗,是为“清閟阁”。阁名取自唐代韩愈“笋添南阶竹,日日成清閟”之句。阁成即为倪云林藏书读书、书画琴友之处。而清閟阁与听秋轩,相距不过数十步。按此推测,清閟阁应该就在寺边。云林品性以逸名世,清閟韵味以幽怡人。如今阁已无存,但“清閟阁”的名声,却伴随着倪云林的文集《清閟阁集》长留人间。在其身后六百多年来,清閟阁一直是天下文人墨客梦中打卡之地。此处无形胜有形,每个人心中的清閟阁必定比真实的楼阁更有韵味,更加幽雅,也更为神秘。

阁未重现,但“听秋轩”却在校园东边的寺泾河畔得以再建,尽管位置异地,也难完全复制旧时模样,却给了今人神思清閟阁,神游祇陀寺以参照和想象。轩前柱子的抱联上,镌刻着《中国书法》杂志主编、著名书画篆刻家朱培尔先生的书法:“半亩方塘来活水,满园嘉树笑春风。”写得真好啊,仓下中学这片“方塘”里清澈的活水,不正来自教育和对优秀文化传承这样的无尽源头吗?“嘉树”上结出的一茬茬茂盛桃李,也正是我们企求的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

漫步仓下校园,秋色浓郁而静美。银杏、紫薇、枫叶、松针各展姿色,香橼、柿子、木瓜、石榴挂满枝头,上百种植物共生共荣,生机盎然,让人充实又欣慰。祇陀寺,长大厦,清閟阁,倪云林,仓下中学……这些承载着不同历史文化内涵的名词,在这块园地上穿越时空交织生辉,串起一条无尽的文脉。飞虹桥上,曾经留过云林居士的布履足迹;古银杏下,曾经吟出萧闲仙卿(倪云林别号)的词声诗韵。徘徊此间,似乎可以隐约听见一曲厚重的文化鸣奏隆隆响起!这里的学子无疑是幸福的。倪云林以逸名世,清閟阁以清为道,先人的品格精髓依然应该是后辈追求优秀的参照,一个“逸”字实难详释,是淡泊、孤高还是随性?但先贤之“逸”,至少是静气、骨气、清气的综合体现,做学问应有静气,做人当有骨气,立德要有清气。

离开仓下时,我愈发感受到了那份清秋的爽朗高洁。

片羽

千年古镇里的豆腐西施

| 黄洪平文 |

在皖浙四县市交界的大山深处,有一座千年古镇,名曰:胡乐司。千年胡乐司位于安徽省宁国市西南部。古镇有一条明清老街,在老街入口的东侧,有一条小巷,一个不大的农贸市场就位于这条小巷里。古镇最热闹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在农贸市场靠东北侧的拐角,坐着一位衣着光鲜,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中年妇女,她的面前是一个两屉桌,上面放着香、臭两种豆腐干,桌子前面是两个红色塑料桶,里面用水漂着雪白的豆腐。旁边还趴着她家那条大黑狗,好似忠实的“保镖”,这便是被我称之为“豆腐西施”的吴保青。

吴保青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古镇来了四名外地人开豆腐店,他们是兄弟四人,来自南陵县许镇龙泽渡,那里的人全村都是做豆腐的。年轻貌美的吴保青与勤劳朴实的朱根扬一见倾心,双双坠入爱河。结婚后,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夫妻双双到北京打工。2012年回到古镇重操旧业做豆腐。

做豆腐的行当是很辛苦的。在夏天,头天傍晚要泡黄豆;而冬天,头天早上就要泡黄豆。凌晨一点多钟,开始磨黄豆,然后烧水摇浆,点卤,然后上匝,用四方木盒铺上豆腐布,将点卤的豆腐脑盛进木盒,然后用豆腐布包好,盖上盖子进行压榨,半小时后,豆腐就做好了。豆腐干几乎也是如法炮制,然后用糖色煮成,臭豆腐干则是用

皂凡、芝麻粉、豆腐脑调制而成。一套工序下来,差不多已快六点,接下来便是吴保青的事情了,因为丈夫的疼爱,她每晚睡的都是安稳觉。起床洗漱后,她便将豆腐豆腐干用湖北簍子拎到农贸市场销售,一幅典型的男耕女织画面,在古镇早上呈现。

因为人少,每天也就生产50至60块豆腐,400余块豆腐干,毛收入也就200元左右,仅够生活开支。因为是传统手艺,她家的豆腐和豆腐干味道特别好。吃到嘴里,满是黄豆的清香,特别是豆腐干炒辣椒,夹一口送进嘴里,在辣椒和豆香的刺激下,满嘴里都是柔软、细腻、滑爽、清香,好似咀嚼着肥腊肉的感觉。

每周有那么两三天,我都会在清晨从火车站走到古镇的农贸市场,三里路正好边走边“打八邪”(江苏省中医院推广的手掌养生操),叫上一碗百年历史的水木馄饨,买上两根土法炮制的油条,再买点吴保青家的豆腐和豆腐干,碰巧的话,还能买到西津河上游的胖头鱼,或者在屠夫张双喜处买上一二斤土猪肉。偶尔,也会买上点豆腐、豆腐干和油卷,带回家让老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尝尝,89岁的老母亲对油卷情有独钟。

古镇人是幸福的,尽管没有城里人有钱,但幸福生活未必全是钱创造出来的,用一颗平实的心面对生活,生活同样给你惊喜。

灯下书

桂香的般若

| 刘莉文 |

桂香季节,漫步校园,看见了枝头的黄金点点,告诉我又一个秋天来到。那一缕甜甜的味道,让人想起儿时的美食。

看了丁福保先生的书,读完了他的《六祖坛经笺注》《金刚经笺注》,案前那套金色的四卷本《佛学大辞典》为书桌积厚了许多高度。

初秋女人们喝茶,面对湖光山色,聊家长里短、烦恼琐事,聊总要面对的生、老、病、死。一位老师说:爱别离怨憎会,撒手西天,不过是满眼空花,一片虚幻。但是,重复地谈起此类故事,让健忘的我们总有启发与心动的时刻,试着慢慢去了解与体验生命这个大课题。

丁老先生在《坛经》“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一句下笺注:“以智慧照见事理也”,认为以自己本性的智慧,可照破诸妄,道理晓然自见。佛性遍及一切有情,是“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吗?于是可想一株桂树,甚至它的香,何曾不是在表法。在我今天驻足、踮起脚尖使劲儿闻它的时候,想到了这个因桂香而悟道的故事。

宋时与苏东坡齐名的诗人黄庭坚,号山谷,跟晦堂禅师学禅。他常诵禅门经典《金刚经》,根器学问都好,但跟了三年并未开悟。一天就问师父,您有没有方便法或秘诀,传我一个——像现在的年轻人,在考试前总想

在老师那求划范围、给个秘诀。

晦堂禅师马上问他:读过《论语》吗?面对这样的问话,黄山谷当时脸就红了,老师这么好问,真“侮辱”让人下不来台,但只好答:读过。师父说:“《论语》上有两句话,‘二三子,我无隐乎尔!’”他都说了:你们这几个学生不要以为我隐瞒你们,我没保留什么秘密、早传给你们了。

晦堂禅师眼睛一瞪,拂袖而去,老和尚拂袖出去了。黄庭坚心中郁闷,也只好跟在师父后边。走到空旷的山上,秋天桂花开了,一阵淡淡的清香迎面而来。老和尚知道他跟在后面,就回头又问黄山谷:“汝闻木樨花香否?”

黄山谷先被师父一棍子打懵,跟行其后正难受呢,闻到花香,心情自然松快舒畅,再听老师这么一问——这时在满眼的桂树里,老师又问他闻没闻到木樨桂花香。他当然把鼻子翘起,闻啊闻啊……然后说:“我闻到了。”这时听见师父又说:“二三子,我无隐乎尔!”

这一下,黄山谷言下心开。他悟道了。

闻到与闻道。智慧是高远又是当下,如桂枝摇曳、桂香飘过。在这个著名的禅宗公案里,在校园弥漫的清雅香味里,我也问自己——今天,我闻道了吗?在一年一季的花香记忆里,发现,秋天的一株桂树,还能让人这样感激。



秋天故事

摄影 邓艾菁